

三、近期中國大陸烏坎衝突事件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王信賢

- 數年前外界認為「烏坎經驗」代表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的新模式，或是某種「民主先聲」的期望，惟數年後衝突再起，突顯烏坎只是「經驗」而非「模式」，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問題仍難解。
- 前任省委書記汪洋當年的「軟性處理」或胡春華如今的「硬性鎮壓」，都反映地方一把手的政治晉升考量，顯示司法正義及民眾權益仍非官方考量重點，也突顯中國大陸對社會發展與言論自由控制的趨勢更加嚴格。

（一）前言

2011年9月開始，廣東省陸豐市烏坎村民因土地遭村官私賣至各級政府「上訪」未果，最終形成上萬人抗爭以及武警包圍全村的特大嚴重警民對峙事件，後被稱為「烏坎事件」，由於此事發生在對中共而言具有農民革命聖地意義的「海陸豐」地區（1927年10月發生「海陸豐暴動」，後並成立海陸豐工農兵蘇維埃，是中共最早的蘇維埃地方政權，被毛澤東稱為「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即為此地區人），引發中共中央與各界高度的關注。此事件從一開始村官盜賣土地、大規模抗爭、官方預備鎮壓到妥協，最後於隔年舉辦村委會選舉，最令人驚訝之處在於，抗爭領袖林祖戀甚至被選為村委會主任並擔任村支部書記，這一切可以說是「峰迴路轉」，也因此被譽為「中國基層民主典範」。

（二）烏坎衝突再起的根源

將近五年後的今天，林祖戀因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罪名，被判刑三年一個月並罰款20萬人民幣，村民認為這是當局的「秋後算賬」，進而展開抗爭。9月中旬，大批員警強行進入烏坎村內抓捕村民，村民和員警之間隨後爆發多次衝突，警方發射了催淚彈及橡膠子彈，許多村民被打傷，村民則用磚頭、石塊反抗，激烈的流血衝突後，多人被以「製造謠言」、「擾亂公共安全與交通秩

序」被逮捕。許多外媒眼中的中國基層「民主夢」就此戛然而止。

針對此，我們有以下觀察。首先，烏坎只是「經驗」而非「模式」，從烏坎抗爭和平收場到舉辦村民選舉，確實有不少人對其寄予厚望，從土地的追討到村內利益糾紛的解決，甚至成為一種基層治理的「新模式」。然而，將近五年的時間中，當初遭到地方官員非法變賣的 630 公頃土地，回收成果寥寥，因此，村民對新的民選幹部感到失望與憤怒，屢次發動抗爭，甚至想再次推翻村委會，這也是為何當時林祖戀會有「一年前忙維權，一年後忙維穩」的感想。因此，一切對「烏坎經驗」代表中國大陸農村基層治理的新模式，或是「民主先聲」的期望可能太過沉重。此外，林祖戀因罪被判刑、官方大張旗鼓地「抓人」，是否想傳達：曾為「抗爭領袖」、透過村民「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村主任也「不過爾爾」的意念，也用此來反襯當朝「中國式民主」的理念。

其次，烏坎村土地被強制徵收、盜賣的現象，在中國大陸各地屢見不鮮，這可歸結為「土地財政」問題。由於中國大陸的土地是國有制，地方政府往往低價收購民眾的土地使用權，運用行政權力把集體所有或其它用途的土地整合後，再進行出讓以牟取暴利。因此，各級政府與土地開發商間利益關係錯綜複雜，市、鎮等上級政府一再干預烏坎村運作才是土地回收工作舉步維艱的關鍵。如前所述，這五年多來，烏坎村民一直未能討回被侵佔的土地，村民原本計畫 6 月 19 日召開村民大會，商議再次透過上訪追討土地，然而，6 月 17 日林祖戀即被警方帶走，這更讓村民與外界不得不懷疑烏坎村以上幾級政府與開發商間是關係如何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再者，前述關於地方政府對於土地的「低買高賣」，從中獲得巨大利益的情事在各地可說是屢見不鮮。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奉「經濟發展」為圭臬，二、三十年所形成的巨大貪腐結構絕非短期間可以打破，縱使習近平上臺以來大力反腐肅貪，並明確推出「八項規定」，也無法將此一問題徹底解決。不僅是基層，即便在省市一級亦復如是，日前甫「中箭落馬」的天津市代理市委書記兼市長黃興國即是一例。但問題是，中國大陸各級政府有多少黃興國？過去

有多少地方大員透過不當開發土地拉動經濟成長後甚至成為政治局委員、常委？若要一一追查，相信將會「動搖國本」。

（三）地方首長的晉升考量影響事件發展

此次廣東當局會採取強力鎮壓的方式，據聞由省委書記胡春華所主導。根據外媒報導，此與明年「十九大」其能否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有關，53 歲的胡春華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目前的 25 名委員中最年輕的兩位之一，有望於明年「入常」，在習近平主政下的政治情勢，這是考驗胡春華的一個「坎」，身為「團派」出身的胡春華必須更加證明其危機處理的能力，並避免造成軟弱的印象，因而採取強硬措施處理烏坎村民的抗爭。相同的邏輯，我們回想將近五年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下令「和平處理」烏坎抗爭並舉行村委會改選，翻轉過往「官壓民」而建立「廣東社會管理模式」，也是在胡錦濤執政下的政治氣氛為爭取「入常」累積資本。不管是汪洋的「軟性處理」或胡春華的「硬性鎮壓」，全都是地方一把手的政治晉升考量，但我們要關切是，中國大陸的司法正義及民眾的基本利益誰來維護。

（四）結語

將近五年前一連串偶然因素的組合而形成的「烏坎經驗」，五年後烏坎以人們最不願意見到的「壓制」收場，且在「壓制」後，官方不僅多次進村「抓人」，也大力搜捕進入烏坎村的境外記者，扣押、驅趕甚至拳打掌摑記者。這一切，再配合近年來「慎防西方公民社會陷阱」、「七不講」、「不得妄議中央」，以及加強網路言論的審查等，不僅讓我們為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感到憂慮，也就是雖然相對自由，但卻處處有「天花板」，隨時擔心會踩到「紅線」，而近年來，這「天花板」愈來愈低、「紅線」也有愈來愈多的趨勢。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臺以來一再強調「兩個一百年」：「在建黨一百週年的 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建政 100 週年的 2049 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我們也衷心期望，這種「全面小康」以及「中國夢」的實現，是在政治相對民主、司法相對獨立公平以及公民社會不再這麼窒息下完成。